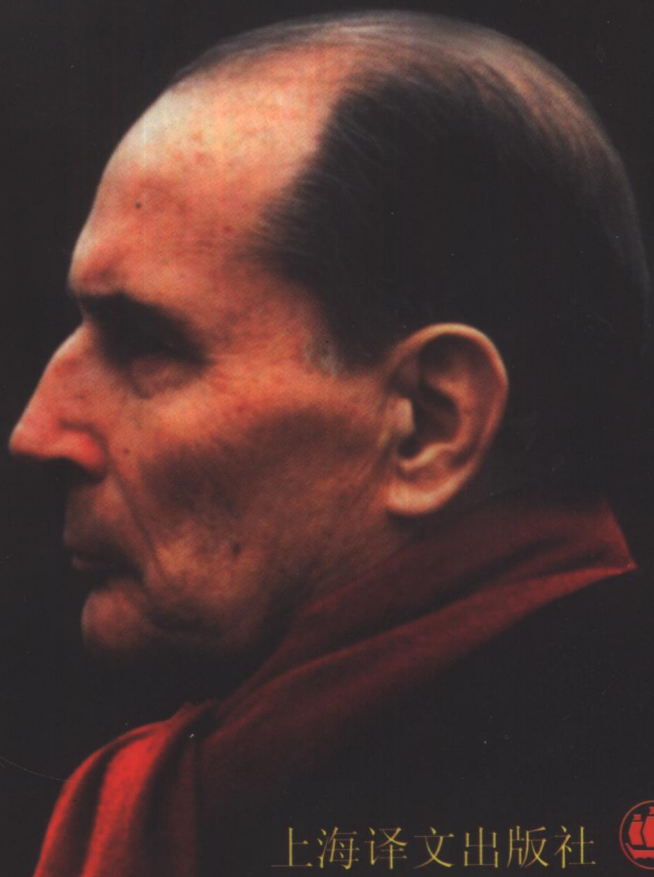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Francois 密特朗传 Mitterrand

[法]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著 曹松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1283566
215161

密特朗传

【法】弗朗西斯·阿利维埃·马埃斯昆尔著
曹松崖译



A09092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雅尔纳克镇

“孩子是人之父。”

——威廉·华兹沃斯

关于弗朗索瓦·密特朗，有各种老生常谈。也许其中最公正的一种说法是，此人很像他的乡土。在雅克·夏尔多纳^①和欧仁·弗罗芒坦^②的笔下，夏朗德河一年到头都是波浪翻滚和不可捉摸的。综观密特朗的全部生涯，这位涅夫勒省的国民议会议员有权享用这两个形容词。看来他浑身上下都充满着夏朗德省的乡情，乃至成为夏朗德省的一幅肖像。

是一幅夏朗德省的肖像吗？是的，但不完全是。密特朗与作家笔下的夏朗德河不同，既没有她的纯洁，也没有她的温柔。他不断检点自己的言行，善于实践诗人波德莱尔所谓的“双重意识”：从窗口照着自己和在街上走路。密特朗是在经过若干年的游荡和冒险之后才发现社会主义的，因此，他不完全是其童年时代或某种乡土生活的写照。

其实，没有任何迹象会使密特朗命中注定要成为强人，有朝一日率领左翼去夺取政权。这个夏朗德人本来可以像其祖宗那样，像其父母那样，继续隐居在夏朗德这片温和的、笃信天主教的和寂静的法兰西大地上。然而，他不是这样。随着密特朗塑造其要人的形象，看来他逐渐地远离了他的乡土。

密特朗是无精打采、有点漫不经心和违心地离乡背井的。此

后，在他的脑海里，对乡土的形象、气息和声音永远保持着某种不可磨灭的记忆。当密特朗谈到童年时代时，他变得好像在写田园诗似的。“政治的传闻在我们的家门口消失了，因为它被田野上的声音压倒了。那里有收获季节打谷机气喘吁吁的马达声，秋天的雨声，或者这种由轻风、飞鸟、家禽、未关紧的百叶窗、蟋蟀和癞蛤蟆发出的声音，以及不知从何而来的喧哗所组成的凝重的寂静。”^③ 密特朗的这部传记从草地和森林下笔，犹如一首弗朗西斯·亚默^④的诗篇。在这种外省的背景下，他即将学会了品味人生，远离尘世喧哗的生活。

1916年10月26日，弗朗索瓦·莫里斯·阿德里安·玛丽·密特朗诞生于雅尔纳克镇，阿贝尔-居伊街22号家宅的一座白色石房里。是年爆发的凡尔登战役使德国阵亡了33.6万人，法国阵亡了36.2万人。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法国市镇都在为几名“战死沙场的青年人”哭泣，饭桌上的东西也不如从前丰盛：食糖的配给量已减到每人每月1公斤；面包的配给量则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情况，每人每天200克至600克。

密特朗出生于一个原籍贝里、家境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祖上是一些农民、葡萄种植者或食品杂货商，取了像西尔万、马蒂兰、马丹或泰奥多尔这种不会让人搞错的名字。家族的传说断言密特朗的祖先在中世纪有在布尔热当过官的。这种说法不对。

密特朗家族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些生活严肃和一丝不苟的老百姓，信奉天主教的外省人。他们不惹是生非，喜欢读书，不搞政治，但子孙满堂。他们没有怪癖，言行古怪不是他们的

① 雅克·夏尔多纳(1884—1968)，法国小说家和散文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祝婚诗》(1921年)等。——译者

② 欧仁·弗罗芒坦(1820—1876)，法国画家和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多米尼克》(1863年)、绘画评论《昔日的大师》(1876年)，以及许多风景画。——译者

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法亚尔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弗朗西斯·亚默(1868—1938)，法国诗人、小说家。他的诗提倡重返大自然，回归童稚般的朴实。所著小说和回忆录均具有田园风格和亲切笔调。——译者

长处。

密特朗家族的姓氏来源于贝里，因而散发着乡土的气息。有人认为，密特朗是谷物“计量员”的称谓，计量谷物是昔日集市上的一个行当。有人则认为，密特朗属于中产阶级。还有人把密特朗解释为“土地中间”。这些说法都无所谓。不管对密特朗作何正确解释，反正这个姓氏不会使人想到那些广阔天地。它只是散发着草地的清香。此外，它对密特朗家族很合适，因为他们是一些谨小慎微的普通老百姓。

弗朗索瓦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母亲伊冯娜·密特朗肯定不是一个有理智的女人。她结婚时，家庭医生对她说：“您有心脏病，要避免生孩子。否则，您就受不了。”后来，她还多生了三个孩子。1936年，她死于浮肿病，享年50岁。

从1909年到1921年，伊冯娜分娩了八次。她首先生了三个女儿：安托瓦内特、玛丽-约瑟夫（未来的德科尔利厄侯爵夫人）和科莱特。然后生了三个儿子：罗贝尔（巴黎综合工艺大学毕业生）、弗朗索瓦（总统）、雅克（将军）。最后生的是热纳维埃夫和菲利普。

伊冯娜是一个眼皮耷拉的厚嘴唇女人，像是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长篇小说中走出来似的。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她为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每小时向上帝祈祷4次。她的日常生活则根据十分严格的要求而定，安排得井井有条。早晨6时起床。接着，做弥撒。然后，做家务和为“穷人”干活。数着念珠祷告片刻，默祷一会，读书，就这样做完白天的事情。伊冯娜总是没有喘息的时间。总之，对她来说，生活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她既没有脾气，也不专制，不强迫家里人学她的样。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过着苦行者的生活——这是为她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孩子们怎样做，由她提出建议，但由孩子们自己决定。

毫无疑问，毕竟伊冯娜对自己的一群儿女留下了某些印记，对弗朗索瓦尤其如此。因此，这位未来的涅夫勒省的国民议会议员，多半是从母亲那里接受了对文学的爱好。伊冯娜长期订一份日报。她还博览群书，读古典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每天晚上，她都在煤油灯底

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巴尔扎克、夏托布里昂、拉马丁和巴雷斯^①的作品，特别是对巴雷斯的作品，她做到完全理解。但她不读兰波和左拉的作品。

伊冯娜为塑造弗朗索瓦作出了贡献。弗朗索瓦的父亲约瑟夫同样也作出了贡献。约瑟夫是一个目光令人捉摸不透、长着浓密的小胡子、神色严厉的人，长期不同家人一道生活。他在中学毕业会考之后就进了巴黎至奥尔良一线的铁路部门，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实绩。他先是在站台上推翻斗车，然后给旅客轧票，最后当上了昂古莱姆火车站站长。

当约瑟夫回到夏朗德老家度假，与家人团聚时，儿女们居然不会同他接触。长子罗贝尔说：“他很有权威，但他从来也没有动手打过我们。他对我们的惩罚，就是保持沉默，全家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约瑟夫是一个爱沉思的人，喜欢到离家不远的夏朗德河畔去钓鱼。弗朗索瓦·密特朗写道：“我注意到，他几乎不留意是否钓到鱼。我问他钓鱼的事，他告诉我，生活往往像一条河。乍看起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时间一天天地周而复始，日子时长时短地周而复始，春夏秋冬也在周而复始。但是，如果用一双睁开的眼睛——由于不断地看，这双眼睛的视力远未衰退——就近去看，那就会懂得，一切都在随时发生变化。没有任何不变的事情，一切都在变化。”^②

这位性格孤僻的约瑟夫喜欢独自一个人长时间地在沉思中散步。弗朗索瓦不太了解这位忧郁的父亲，所以赞赏他，并且给他画了一张不一定不像这位模特的肖像。“这是一位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弗朗索瓦说，“这是一个有才智的人。”

是有才智的人？无疑是的，但约瑟夫并非专门要让家人知道这点。他在悄悄地走自己的路，悄然无声。当弗朗索瓦的外祖父重病不起，不得不放弃在雅尔纳克镇的醋厂时，约瑟夫继承了这份遗产。他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他从来不去看望自己的客户。可是，他的

① 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宣扬自我中心思想和民族主义。——译者

② 《蜜蜂和建筑师》，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

买卖做得不错，而且没干多久就当上了法兰西全国醋业工会主席。

约瑟夫像他的妻子一样，是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并且博览群书。他在晚年时，曾把自己的感想记在小学生练习本上，堆放在一个大柜里。有一天，他的大柜连同房间一起被烧。几个月后，他死于癌症，死时痛不堪言。

密特朗一家留心用一点浪漫主义来调剂他们的生活。在这些知书达理的、虔诚的教徒身上，生活一半是幻想，一半是现实。弗朗索瓦的童年时代过得并不单调乏味。因为弗朗索瓦的外祖父洛兰先生是一个快乐而诙谐的人。弗朗索瓦深受他的诱惑，后来把他描述成一个“热爱生活、自由自在和喜欢嘲弄人、投激进党人选票的自由思想者”。弗朗索瓦的胞弟雅克·密特朗将军则补充说，他“纯粹是一个路易-非力普式的资产阶级的产物”。雅尔纳克镇的资产阶级用轻蔑的眼光来看待洛兰老先生。这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首先，他青年时代是个“红党”。其次，他早在1924年就公开表示支持左翼联盟。他经常带着自己醋厂的职工外出旅行。他多么勇敢啊！因此，是这位有独特见解的人在一个崇尚秩序和教会的家庭里作出决断。当然，这种当家做主的做法确实没有贯彻到底。一天发生了新情况，这位患有无辨觉症的人在他的儿子罗贝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朋友，与马克·桑尼埃同为《耕耘》杂志的创始人——去世后，变成了热心的天主教徒。

弗朗索瓦·密特朗就是在这样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环境中间长大成人的。因此，人们不要对在密特朗的身上发现的、将他抚养成人的神学三德^①感到惊讶。一种如此清一色的家庭环境必定会对他产生影响。无疑，他从那些年月里获得了对孤独的偏爱、抒情的能力和绝对的爱好。

如果说家庭的天主教义浸透了弗朗索瓦·密特朗，那么，哺育他童年时代的政治温和主义也给他留下了某些至今还可以觉察到的痕迹。在雅尔纳克镇，人们既颂扬雷蒙·普安卡雷这位法兰克人的“救

① 神学三德，即对上帝的三德：“有信”、“有望”和“有爱”。——译者

星”和食利者法兰西的颂扬者，也歌颂亚历山大·米勒朗这位的确有威信的“社会党人”。密特朗一家首先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但传统不是把他们引向左翼，而是引向右翼。

此外，他们祖上还有一位从社会主义者转变到最迟钝的保守主义者的人。弗朗索瓦的曾外祖父莱昂·福歇曾在第二共和国当过内政部长。维克托·雨果认为，他“既专横，又平庸”。那些恶人评论福歇说：“他不像军刀那样锋利，而是像一把菜刀。”1849年5月14日，福歇被迫辞职，因为左翼指控他将反政府的国民议会议员名单打电报给省长。在国民议会议员投票通过处分福歇的法案之后，他在国民议会的衣帽间里大发雷霆地说：“多么可恶的投票！硬说我掌握着各省的大权，只要我愿意，整个法兰西都会被选举搞得天翻地覆。”当时，有一名值班的消防队员看到了这个场面。雨果转过身去，对这名消防队员说：“我的朋友，请在这位部长身上浇一桶水吧。”

密特朗一家远离政治斗争，过着一种从有产者意义上讲的安定的生活。他们思想开放，但尚未走到对社会上公认的思想观点提出怀疑的地步。在雅尔纳克镇，人们阅读哪些报刊呢？人们不仅阅读天主教和自由党的地区日报《西南自由报》，而且还阅读两份因循守旧的官方出版物《两个世界杂志》和《画报》。

因此，密特朗一家是具有正统思想的人。但他们既不目光狭隘，也不自满。首先，他们竭力要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在家里接待外国人，送孩子们到英国去度假——当时法国人并不赞赏。其次，尽管他们生活安逸，非常安逸，但也不像许多人那样，以自己的财产为荣。

约瑟夫·密特朗在雅尔纳克镇是天主教慈善运动“圣樊尚-德保罗会议”的台柱之一。镇上的几位人物定期在约瑟夫的家宅里举行会议，并在祈祷之后分头去访贫问苦，向本地的穷人发放救济金。

照理社会不公对弗朗索瓦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但它却没有引起弗朗索瓦的反感。弗朗索瓦不是一下子就去否定现有社会秩序的。他周围的人对社会秩序也不置疑。8岁的弗朗索瓦又怎么能去

否定社会秩序呢？尽管如此，他毕竟很快得到了某些直觉。

仅举一例。每年夏天，密特朗一家都要到他们离奥布泰尔几公里远的消夏别墅“图旺”去休几周假。图旺这份地产占地 100 公顷，住着三户佃农。德罗讷河作为多尔多涅河的支流，一条“美丽而温柔的河”^①从图旺中间流过。在密特朗一家的饭桌上，经常看得见两位本堂神甫，他们无端争吵。一位是皮雅克的本堂神甫，是保皇党人，另一位是拉普拉德的本堂神甫，是民主党人。弗朗索瓦则喜欢后者。

弗朗索瓦现在 9 岁了。他像所有生性腼腆的人那样，目光左右游移，也像所有惶惑不安的人那样，身体站得笔直。父母亲把他送到昂古莱姆市圣保罗中学这所由朋友开办的私立学校去当寄宿生。这是一座四周由高墙保护着的灰色大建筑物。在这里，必须为上帝和祖国服务。学校的作息制度非常严格：每天早晨 6 时 15 分起床……管理学校的主教管区神甫虽不拿纪律开玩笑，但也不以迫害学生为乐。“他们有原则，”密特朗说，“但他们不做添油加醋的事。这是一些体魄健壮的农民。他们不是力图向我们灌输一些现成的思想，而是让我们自己去寻求真理。”

密特朗对这一段自己管自己的岁月保持着美好的记忆。他一刻也不会想到造老师的反，或者造学校的反。再说，他为什么要去造反呢？这个前额高高的小男孩只有一个要求：让他单独呆在那里。此外，圣保罗中学并不禁止学生脱离集体生活。因此，弗朗索瓦从来也不参加天主教青年协会，甚至连童子军也不参加。这个孤僻的孩子只有在踢足球当守门员时，才会同意摆脱自己。

为什么弗朗索瓦有这种早熟的孤僻行为呢？无疑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从病理学方面来看，弗朗索瓦生性腼腆。一旦在小范围的聚会上发言，他就变得结结巴巴。对弗朗索瓦来说，口试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何况他在第一次高中毕业会考的口试中遭受过挫折。既然同

① 《我的历史真相》。

别人的接触不是一件易事，弗朗索瓦也就沉浸在读书之中。有一位学监向他进行了有关纪德、瓦莱里、克洛德尔和德里厄·拉罗舍尔的启蒙教育。他每月都读最新一期的《新法兰西杂志》。

弗朗索瓦对政治不感兴趣。克洛德·鲁瓦——这位雅尔纳克镇的少年当年上公立学校，并且经常同弗朗索瓦一道坐去昂古莱姆的火车——回忆起当年他们之间进行的长时间密谈，说：“我当年是保皇主义者。是我谈论政治问题。他更喜欢聊文学。”当弗朗索瓦来到圣保罗中学读书时，一个因违反纪律而被几个学校开除过的、专卖保皇党报纸的报童皮埃尔·吉兰·德贝努维尔马上对他表示了好感。“他是一个喜欢沉思的人，”德贝努维尔说，“我们对蒙泰朗的小说有着共同的爱好，那是我们共同的发现。”

当弗朗索瓦回到雅尔纳克镇家里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他把自己的房间起名为“鸟巢”，因为墙上挂着画有红鸟、绿鸟的壁布。当家人们聊天时，弗朗索瓦在房间里读书，一刻不停地读。“他的读书欲望很强烈，”弗朗索瓦的长兄罗贝尔说，“我经常看到他把手放在桌子上或台子上，肘支着头，不间断地读着。两三个小时后，他仍然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直到把书读完为止。”

弗朗索瓦爱读课外书，这是他在学校里经常缺课的部分原因。他脸色苍白，以身体孱弱闻名。当时，他每天都大口大口地喝胡萝卜汁，喝一小匙鱼肝油，只要有点不舒服，家里人就让他呆在房间里休息。弗朗索瓦经常生病，三天两头生病。显而易见，他对生病已经习以为常了。

弗朗索瓦对知识如饥似渴。最终能满足这一渴求的不是在学校里上课，而是课外阅读。“我正在学哲学，”有一天他写道。“但我学得不多。我感到自己没有哲学家的灵魂。我爱读维尼、帕斯卡、布吕内蒂埃和象征主义者的作品，这更加有趣。我也读埃尔曼所著的《圣女泰雷兹传》，这本书写得很精彩。”（1934年3月21日致妹妹热纳维埃夫的信）。

从学校记分册上的照片看，弗朗索瓦是一个头发柔软，但嘴巴长得咄咄逼人的男孩。不过，弗朗索瓦的中学学业属中等水平。在高

中二年级,主课老师、非常严厉的迪普莱西先生给他的法语下了这样的评语:“有进步;写得相当自然和有趣;可以及格”(评语略为尖锐,但措辞温和;在法语作文方面,弗朗索瓦在第二学季名列全班第一,在第三学季名列第二)。关于拉丁语,迪普莱西先生写道:“略显薄弱;如能用功和专心,成绩还会提高。”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坦率地说,成绩一般。

显然,少年弗朗索瓦是不会就此停滞不前的。随着业士学位考试的临近,他变得雄心勃勃了。因为他知道,要获得生活的机遇,就必须先获得文凭。结果在哲学课上,他赢得了大家的敬佩。不过,也有一个小小的美中不足。文学老师在强调弗朗索瓦“聪明、勤勉和正派”之后,也提醒说“他的论文有时晦涩难懂”。

时过境迁,那夏朗德河,那在德罗讷河畔或在昂古莱姆街道上的漫步,在成年的密特朗心中留下什么呢?无疑是留下了缕缕思念。但是,密特朗并非只眷恋一地风光。此后,他的周末是在莫尔旺,是在他的选区中度过的;他的赞叹是在勃艮第,在韦兹莱市的天主教堂前发出的;他的假期是在朗德省,在大西洋的海岸边,在松树林中度过的。他抛弃了乡土的景点,到别地去创造新景点。

然而,条条道路通向雅尔纳克镇。“我同父亲一道度过的最好时光,”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儿子吉尔贝对我说,“是在我们一道回到夏朗德省的时候。在回到阿贝尔-居伊街的家宅时,父亲竭力要把他的感觉传给我。他需要抚摸家中的杂物:当年祖母病逝时用过的带柜的床,那个镶嵌在树木上的小十字架,那些通向 he 诞生的房间的过道砖墙。但这些东西现已荡然无存,对此他感到十分难受。”^①

那个雅尔纳克镇默默无语的小男孩,在成年的密特朗身上又留下了什么呢?肯定是留下了比怀念更多的东西。人们从这个脸色苍白、有点愤世嫉俗和谨小慎微的孩子身上,重新找到了密特朗总统的全部重要特征。夏托布里昂在《墓外回忆录》里,不无道理地讥讽过

① 1995年2月16日吉尔贝·密特朗同笔者的谈话。

那种广泛流传的传记。在这种传记看来，“天生有出息的孩子”往往“是一些忧郁的孩子，他们同自己的小伙伴做游戏，在一旁耽于幻想，而且早已被一些威胁自己的名誉所困扰”。至于密特朗，人们难于用别的方式来加以评论，否则，就有被看作傻瓜的危险。此外，据长兄罗贝尔所述，弗朗索瓦从12岁起就已显示出了“领袖的气质”。“随着业士学位考试的临近，在操场上围住他的人越来越多”。

少年密特朗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意志。弗朗索瓦的妹妹——他最接近的姐妹——热纳维埃夫是这样概括的：他是一个“顽强的人”。

小弗朗索瓦是一个决心很大，甚至很固执的男孩。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他在10岁时顶撞过为人严厉的祖母。当祖母用一小块面包打发弗朗索瓦上床睡觉时，他总是在几分钟后回来一次。这个抗命的孩子始终拒不接受祖母的惩罚。更有甚者，据说他忍受体罚的痛苦而不发牢骚。在他患腹膜炎数月卧床不起时，人们从未听到过他的呻吟。总之，他已经养成了刚强的性格，显示了刚毅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现在还要知道，少年弗朗索瓦是否一个潜在的社会党人。如果读一下密特朗的著作或谈话，那人们就会相信，他在政治上的演变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密特朗的论断是，他之所以走向左翼，是因为他童年时代的整个生活环境，首先是他的家庭要求他这样做。他写道，在密特朗家族里，人们“把那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等级制看作是最大的混乱。金钱居然可以超过那些理应作为其参考的价值：祖国、宗教、自由和尊严，这种事实使我的家人深恶痛绝。金钱是敌人，是人们不能与之商谈的腐败者”。^①

密特朗的这种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因为法国右翼的一个派别，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一切涉及到钱的东西历来都持有一种陈旧的厌恶感。人们可以把密特朗一家划到这个阶层中去。在密特朗一家看来，如有一个儿子进入圣西尔军校，愿望就算实现了

^① 《我的历史真相》。

——他的胞弟雅克就是一个例子，他后来当上了将军。人们不能说，密特朗家族把从军的一点爱好传给了弗朗索瓦，但可以说，把从事宗教的爱好传给了他……

显然，弗朗索瓦的父母所热烈信奉的天主教对他产生了某些持久的影响。当他的父亲在卢尔德当临时担架员和当夏朗德省私立学校会长时，当他在走出雅尔纳克镇学校，被同班信奉新教的小同学追赶和被当作“教士”来看待时，当他只有 14 岁，想要有一种“抱负”，想到进神学院时，弗朗索瓦很难不念念不忘上帝的。

弗朗索瓦·密特朗原本是到此为止的。但他却不是这样。1937 年，在 21 岁，即在一个几乎可以主宰自己命运选择的年岁，他甚至变成了圣樊尚—德保罗会议的一名天主教活动分子。他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毫不犹豫地颂扬这个会议，把会议说成是“一个被人们以崇敬心情谈论的老贵妇”。他继续写道：“假如我以伪君子的身份对你们说话，那我就向你们谈论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壮举，我们的成就。假如我以贪婪的生意人身份对你们说话，那我就向你们谈论我们的缺点，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疏忽。但是，也许是生意人错了。再说，永远也不要当贪婪的生意人，因为这是一个难于履行的职责。那种读过福音书的贪婪的生意人想必是难于屈膝下跪。”关于“那些向我们描绘其贫穷生活情景，以便换取我们薄礼的人，”密特朗这位年轻信徒写道，“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前来援助他们，而我们的内心深处有着每周都要作出崇高牺牲的感觉——牺牲只是惩罚的反义词而已。”^①

当时，密特朗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做祈祷。但后来呢？他同教会拉开了距离。“我从小是个信徒，”他在 1974 年对笔者声明说，“而今，坦率地说，我就知道了。应当承认，由于缺少对世界的解释，我倾向于成为自然神论者。我不在那些认为一切只是偶然和必然的人之列。与此相反，我倾向于认为，在宇宙的后面有一种启示。也许因为我的思想不太科学；也许因为是天主教塑造了我的整个青少年

^① 《蒙塔朗贝尔杂志》，1937 年 10 月。

时代。”^①

那么,教会呢?皮埃尔·德格罗普在《问题》周刊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询问密特朗是否天主教徒。密特朗是这样对德格罗普吐露隐密的:“我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将来死了无疑也是天主教徒。但是,在生与死之间,嗯,天主教的解释是那样富于共鸣。但是,我也同教会——多少个世纪以来,教会是我所憎恶的现有秩序的同谋犯——所持的某些态度有着不可调和的争议。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不幸在于,忘记了理智第一。”^②

密特朗在逝世前好几个月,曾在《费加罗报》^③上做过一次忏悔。他在这篇忏悔文章中尚未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显而易见,他正在重新皈依天主教。

“应当承认,我有一个神秘的灵魂和一个唯理论的头脑,而且像蒙田那样,我无法作出选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上帝,但我经常试图相信上帝。”

“您是什么时候试图相信上帝的呢?”

“谁不需要帮助和求援呢?人类社会对此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人们一下子感到孤独,消失在无边无际的人海之中。帕斯卡比我说得更好:您生活在世上,用您那不久后将要破裂的、脆弱的躯体;然后,在您身上的这种东西,正在赋予您一种对持续和永久的向往。您没有联系人,您感到需要联系人。”

总之,密特朗最终回到上帝那里去了。因为这种无限世界的永恒的寂静确实使他感到过惧怕……

① 1974年2月密特朗同笔者的谈话。

② 《问题》周刊,1973年1月15日。

③ 1995年3月13日。

2

忧郁的窥伺者

“谎言毫无用处，因为它只能行骗一次。”

——拿破仑一世

1934年，巴黎。拉罗克上校的人经常同共产党的突击队发生冲突。当密特朗到首都来学法律时，他发现巴黎的政界和文坛一片混乱。密特朗已经17岁了，他容易脸红，他像连环画上的人物丁丁一样，穿着白袜子和灯笼裤。他始终没有十分明确的信念。

是拉斯蒂涅亚克^①吗？果真如此。因为密特朗像这位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那样，是从昂古莱姆乘火车到巴黎的，而且也很快设法在巴黎的艺术界和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必须脱颖而出。对于密特朗来说，这是一种病理学方面的需要。即使在打乒乓球时，他也像平时那样，总是想力争第一——再说，他打得很不赖。

当年的好友之一、新闻记者雅克·马罗写道：“密特朗好胜性很强。”马罗还补充说：“当他最后一个到达报告会场时，他还是要坐到第一排去。”据马罗所述，同伴们马上从密特朗身上察觉到，“他是一个将来有所作为的青年人”。另一个同伴弗朗索瓦·达尔证实说：“他博闻强记，嗓音甜美，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素质。大家马上看到，他运气很好。”

密特朗太会取悦他人，个性太强，又是太坏的输家，以致他不会长期默默无闻。

密特朗被父母亲安顿在沃吉拉尔街104号的大学生公寓。在这

里,他不难受到大家的敬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住在公寓如同住在家里一样。这座公寓是由圣母会的神甫开设的。密特朗的一位舅父罗贝尔·罗兰作为青年布道者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莫逆之交,在患肺病突然去世之前,曾在这里居住过。罗兰同修道院院长普拉兹内神甫私交甚笃,所以,普拉兹内当然特别欢迎他的小外甥来住。

正如大学生所说的那样,104号公寓与其像一个寄宿生宿舍,不如像一个小旅馆。从理论上讲,大学生必须在晚上10时前返回。其实,当大学生夜晚出门时,他们只须向公寓负责人打个招呼。密特朗并不滥用公寓的自由主义。他不是夜游人。普拉兹内属于自由派神甫,所以不强迫任何人去做弥撒。每逢礼拜天,密特朗都去做弥撒,从未缺过一次。

因此,密特朗是听话的,非常乖的。他是否循规蹈矩呢?他是过于深刻地信奉天主教,以致不能容许自己有半点的离经叛道,或者有半点的狂妄言行。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像任何一位巴黎的外省人那样安宁。当年的保皇党人克洛德·鲁瓦曾在1934年试图介绍密特朗加入“法兰西行动”组织,结果是徒劳一场。“密特朗首先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浸透了当时从莫拉斯到桑尼埃的、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文化,”鲁瓦说。“他偏爱桑尼埃。因此,他比我能做的更左,但像我一样在探索之中。”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密特朗听着,看着,闲逛着,因为他有时间。他并不拼命工作,因为他认为自己不用费劲就能成功。过了三个月,他就不再去上课。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是浏览油印讲义。他只是到复活节临近时才开始工作,而且每年都是轻而易举地通过考试,直到1938年获得了巴黎政治学院的毕业证书和法学硕士学位。

至于课余生活,密特朗说过:“我在戏院里看看热闹。”他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陪伴罗贝尔去跳舞,从巴黎综合工艺大学跳到歌剧院。1938年,他甚至成功地应邀参加爱丽舍宫的舞会,见到了阿贝尔·勒布伦总统,而且离他很近。他用每月从雅尔纳克镇父母那

①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人物,主要出现在《高老头》等作品中。——译者

里收到的为数不多的生活费,同朋友们一道去闲逛。他们当中有后来当奥雷阿尔化妆品公司总经理的弗朗索瓦·达尔,担任戴高乐将军的部长的安德烈·贝当古和约瑟夫·丰塔内。这一小帮人经常去拉丁区的咖啡馆。人们常常看见他们到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比亚里茨”咖啡馆去喝啤酒。他们也酷爱电影、戏剧和爵士音乐。可是,由于奖学金少,密特朗必须省吃俭用。他每月只看一两次电影,不能多看。他对不少影片着了迷,其中有玛琳·迪特里希主演的、斯登堡的《蓝天使》。密特朗也大量阅读,尤其是阅读季洛杜^①、本达^②和贝尔纳诺斯^③写的书籍。

当104号公寓的出版物《蒙塔朗贝尔杂志》询问寄宿生上前线打仗时携带什么东西时,密特朗回答说,他会携带帕斯卡的《思想》和拉伯雷^④的《泰莱姆的修道院》。如要外出旅游或探险,那他就会携带保罗·瓦莱里^⑤的《欧帕利诺斯或建筑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⑥的《上帝和玛蒙》、亨利·德蒙泰朗^⑦的《欲望之源》和保罗·克洛岱尔^⑧的《缎子鞋》。

当大学生的日子实际上是无忧无虑的。在这些岁月里,密特朗正在变成一个审美者。这个爱读书的大学生熟悉司汤达或帕斯卡著

① 季洛杜(1882—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过,当过外交官,名作《贝拉》,剧本《安菲特律翁38》等。——译者

② 朱利安·本达(1867—1956),法国作家,著有《教士的背叛》。——译者

③ 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小说家、政论家,代表作为《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译者

④ 弗朗索瓦·拉伯雷(1483?—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巨人传》。——译者

⑤ 保罗·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受象征派诗人影响,诗篇富有哲理和想象,代表作《年轻的命运女神》等。——译者

⑥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法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爱的荒漠》等,195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⑦ 亨利·德蒙泰朗(1896—197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以自我为中心,宣扬刚强的道德,代表作《少女们》、《可怜的妇女》、《善良魔鬼》、《女麻风病人》等。——译者

⑧ 保罗·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外交官、诗人、剧作家,代表作《给玛丽报信》、《缎子鞋》等。——译者